



对话

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

美与时代杂志社 编

主编 贾玉民



远方出版社



-66

家

对话：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 对话：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

话

I 206.1

J 253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对话：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 / 贾玉民主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7

(中州文丛 / 王致钧主编)

ISBN7_80723_005_3

I. 对... II. 贾... III. 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3763 号

◇ 中州文丛 (11册) ◇

对话：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 贾玉民 主编

丛书主编	王致钧
责任编辑	古 月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总 字 数	2690 千 (本册字数 220 千)
总 印 张	95 (本册印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7 - 80723 - 005 - 3/I.3
本册定价	25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刷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让名家走到你的面前

(代序)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艺术可谓空前活跃、繁荣。如用习惯的比喻，则如百花竞开，五彩缤纷；或者如群星灿烂，辉耀河汉。就文学而言，短短20年中，新思潮一波推着一波，一浪赶着一浪。同样，美术、音乐的园地里，也常常是新人辈出，风尚潮流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当然，在这“百花”和“群星”之中，最亮的是一批杰出的艺术名家，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不仅在问世时就产生过强烈的轰动效应，成为我国一时的热点，而且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的作品仍然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他们的精神境界、艺术创新、人格品位，依然吸引着人们的视听。

有一种很自然的趋向，就是人们都很想了解名人的生活、为人，或者说风采，文艺界的名人当然更是“追星”的目标。但是，一般传媒或出版物有两种情况：学者给出的“评传”、专论，是纯学理性的，只供学术圈里的朋友研读，难于被普通读者接受；一种是“娱记”型作者，所哄抬之星，往往只是转瞬即逝的小流星，而且热衷的是幕后新闻，专找那些耸人听闻的逸闻琐事，把名人的脸抹得黑白难辨。

为了反映我国历史上这个并不常见的艺术繁荣局面，为了向广大的普通读者真实地介绍当今真正的文艺名家，我们在世纪之交策划了一个选题：“灿烂星河”——准备用二三年的时间，把我国当代文学艺术界重量级的人物逐一采访，在《美与时代》月刊

上，每期集中介绍一两两位。但是我们不用那种纯学术性的写法，在艺术家和普通读者之间筑起一道墙；更摒弃那种“娱记”手法，给出一种扭曲的漫画像——我们要采用对话和生活“侧记”的形式，通过他们自己面对读者的谈话，日常生活与艺术活动中的一些富有意义和情趣的片断，给读者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有喜有忧、有爱有恨、有严肃有幽默的艺术大家。我们绝不去专门搜罗那些无聊的琐事，而是挖掘表现其人格真谛的细节，使他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站在读者面前，展现真实的人生。

此议一定，编辑部的同志便上北京，去西安，到上海，或亲自拜访，或约请作者。好在我们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这些作家、艺术家的认可，多给予热情接待，进行平易近人的谈话，提供珍贵的新作，而且不计报酬多少；有的朋友主动承担起对某位名家的采访、组稿，使我们的策划变成了现实。于是我们在世纪之交的两三年间，把一个个众人向慕的名人们介绍给了读者，并且他们的形象是正面的，立体的，多侧面的，真实的，不仅让你了解一些脍炙人口的名作的产生，懂得其深刻的历史内涵，而且让你接触了一个人格，正直的，有良心的，为人民酿造精神食粮的高尚人格！过去他们是如此走了过来，留下了一路光辉；现在，在商品经济原则浸透一切领域，文艺也不能幸免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信守着严肃文艺的准则，抨击假丑恶，宣扬真善美，不懈地为美而歌！

这些文章曾被《青年文摘》《读者》《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价值：第一，其丰富的意蕴和浓厚的趣味性，永远都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者的优秀读物。在拜金主义泛滥，艺术界低俗之风风靡，无聊出版物充斥文化市场之际，这些文章可以助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第二，它的材料完全真实可信，都是艺术家本人提供的，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所记述，经过了他本人认可的，因此，也给学术界提供了研究这些艺术家的第一手资料。

基于它们无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我们在陆续发表后又汇编成书，把分散在各期的集中在一起，贡献给全国的朋友。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得到您的喜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汇编时，本来要把美术家、音乐家等专访也一起收录的，但考虑篇幅过大，这一册就只收文学家，关于美术家音乐家的嗣后将单独成册。收入本书的文章文字一仍其旧，只是在每一个人的专题前，我们都拟了一个总标题，并对每位名家作了简要介绍，使其更为醒目。这并不是对每人的全面评价与对该专题内容的概括，更说不上完全准确的概括，也并未征求对话人的意见。所以倘有不妥，全由我个人负责。另有几位艺术家在组稿时只有生活和艺术侧记，没有“对话”，但考虑与全书总的內容是一致的，所以还是收了进去。次序的排列既不按年龄，也不按职务，当然更无法给其成就排出座次，可以说是任意的。至于每人篇幅多少，全取决于当时采访、对话者的兴致了。

在成书之日，我们再次感谢各位艺术家和作者，他们的名字我们不再一一列举，书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书中没有名字的，我们须特别提出：我的学兄北京文联的赵金九、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翟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刘国玺，他们在帮助实现这一策划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加组稿和编辑的有本社的郑钢岭、刘萍、赵影、李虹霏、樊俊智、项建新、宋华震等；在成书时，宋华震、高祥、李月同志先后参加了编校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因经济条件，《美与时代》杂志的“灿烂星河”专栏无法持续下去，使得已经约稿的也只好中途停顿，如冯骥才、刘恒、刘庆邦等先生的即是。特别是关于刘庆邦先生的一组稿件已经组好，照片也已寄来，却因此未能刊出。我本人只得向别的报刊推荐，不料未等发表，稿件在辗转传递中不幸丢失。对于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只能向刘先生表示真诚的歉意了！不过，虽未在我们杂志的“灿烂星河”专栏里刊出，但并不影响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照常地光芒四射。当初我们把栏目取名为“灿烂星河”，就是认为，他们不是一颗颗光芒微弱的孤星，而是无数巨星，汇成了横亘天空的银河，永远辉耀着宇宙。我们相信，这是肯定无疑的。

贾玉民

2005年8月 于郑州大学

目 录

让名家走到你的面前

——《对话：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代序……………贾玉民 1

梁晓声：“道义呼唤”和“情绪冲动”

美是不可颠覆的(为《美与时代》而作)……………梁晓声 8

梁晓声答《美与时代》记者访谈……………梁晓声 刘 萍 17

解读梁晓声……………韩小蕙 26

我的中学同桌梁晓声……………单砚闻 34

莫言：从本质上讲，世界是一场悲剧

窥探莫言……………艾 涓 38

莫言的轶闻趣事……………艾 涓 50

与莫言对话……………莫 言 艾 涓 58

孤独、爱情与迷惘

——莫言与读者谈人生……………莫 言 64

贾平凹：我关怀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

鬼怪贾平凹……………艾 涓 71

《高老庄》

即将出版时平凹畅答记者问……………贾平凹 艾 涓 93

平凹兄妹……………童正家 98

一个商州文人眼中的贾平凹……………鱼在洋 100

陈忠实：从白鹿原走向世界

从白鹿原走向世界

——我所认识的陈忠实……………李国平 110

自己卖书与自购盗本……………陈忠实 119

叶文玲：美是文学的生命

驰驱不厌远 千里闻铃音……………洪 音 贾玉民 131

追寻蹒跚的足印·····	叶 鹏	139
北邙山上一片叶·····	吴中杰	144
——记叶鹏兄妹		
寻找理想生命的聚光·····	洪治纲	150
——叶文玲作品介绍		
千秋画与万古琴·····	叶文玲	154

铁凝：对人类和生活永远的爱和体贴

铁凝答

《美与时代》特约记者问·····	铁 凝 刘绍本 纪桂平	158
燕赵大地的女儿——铁凝的故事片段·····	贾玉民	162
我的1999·····	铁 凝	171
草戒指·····	铁 凝	174

邓友梅：养浩然正气 极风云壮观

往事回首：弹指一挥间·····	邓友梅	178
京味作家邓友梅·····	朱维扬	180
访著名作家邓友梅·····	贾玉民 星 汉	186

肖复兴：友谊比爱情更长久

友谊比爱情更长久·····	肖复兴	192
哥哥肖复兴印象·····	肖复华	203

二月河：为什么写帝王系列

二月河：为什么写清代帝王系列·····	二月河 樊俊智	211
——访二月河		
文坛奇人二月河·····	宋云奇	217

刘震云：成年人的三大梦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	刘震云 陈 戎	230
——刘震云畅谈“故乡面”		
我对世界所知甚少·····	刘震云	241
写作：作为一种生命的方式		
——我所了解的刘震云·····	静 心	242

斯妤：在现实与幻想之间

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斯 妤 石一宁 247

——斯妤访谈录

斯妤：一个爱梦想的女性……………贾玉民 李 虹 252

爱情是风……………斯 妤 256

李佩甫：人生之美要用心血和汗水浇灌

劳动与创造即是美……………李佩甫 宋华震 261

——著名作家李佩甫谈美与人生

贫穷是万恶之源……………李佩甫 264

逃离乡村，一种恒久的生命追求……………方向真 266

周大新：从枸树林到军营

自传……………周大新 271

钟声悠扬……………西 丁 280

——军旅作家周大新的笔下世界

“吃”的失败者说……………周大新 288

李準：黄河依然在奔流

作家李準谈书法……………李 準 樊俊智 291

黄河依然在奔流……………樊俊智 294

——访李準

乔羽：歌声中的岁月

一代词坛领风骚……………高艳芳 299

——访乔羽

路遥：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

黄土英魂——路遥……………李国平 312

路遥与《人生》……………刘 路 326

女儿是上帝……………子 页 328

——路遥和女儿路远

路遥的母亲在路遥病逝以后……………洪 章 332



梁晓声：

“道义呼唤”和“情绪冲动”

梁晓声，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别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现在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美是不可颠覆的

——为《美与时代》而作

文 / 梁晓声

许多人认为，各个民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美的标准，以及美的观念，美的追求。

这一点基本上被证明是正确的。

于是进而有许多人认为，时代肯定有改变美的标准的强大力度，因而同样具有改变人之审美观及对美的追求的力度。

这一点却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时代没有这种力度。

事实上像蜜蜂在近七千年间一直以营造标准的六边形为巢一样，人类的心灵自从产生了感受美的意识以来，美的事物在人类的观念中，几乎从未被改变过。

我的意思是——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是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根本就不曾犯过如此荒唐的错误。此结论之可靠，如同任何一只海龟出生以后，根本就没有犯过朝与海洋相反的方向爬过去的错误一样。

就总体而言，人类心灵感受美的事物的优良倾向，或曰上帝所赋予的宝贵本能，又仿佛镜子反射光线的物质性能一样永恒地延续着。只要镜子确实是镜子，只要光线一旦照耀到它。

果真如此吗？

有人或许将举到《聊斋志异》中那篇著名的小说《罗刹海市》进行辩论了。此篇的主人公马骥，商贾之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并且“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正是如此这般的一位“帅哥”，厌学而“从人浮海，为飘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于是便抵达了所谓的“罗刹岛国”。以马骥的眼看来，“其人皆奇丑”，而罗刹国人“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

美和丑，在罗刹国内，标准确乎完全地颠倒了。不但颠倒了，而且竟以颠倒了的美丑标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以邀贵人宠，故得鼎烹以养妻子”。也就是说，第三等人，如能有幸获得权贵的役纳，还是可以混到一份差事的。至于马骥所见到那些“奇丑”者，竟因个个丑得不够，被逐出社会，于是形成了一个贱民部落。

丑得不够是“美”得不达标，有碍观瞻。那么，“美之极者”们又是怎样的容貌呢，以被当地人视为“妖”的马骥的眼看来，不过个个面目狰狞罢了。

我敢判定，在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学史中，《罗刹海市》大概是唯一的一篇以美丑之颠倒为思想心得的小说。

便是这一篇小说，也不但不是否定了我前边开篇立论的观点，而恰恰是补充了我的观点。

因为——被视为“妖”的马骥，一旦游戏之地“以煤涂面”，竟也顿时“美”了起来。遂被引荐于大臣，引荐于宰相，引荐于王的宝殿前。而当“马即起舞，亦效白锦缠头，作靡靡之音”时——“大王悦”。不但大悦，且“即日拜下大夫。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以至于引起官僚们的妒忌，以至于自心忐忑不安，以至于明智地“上疏乞休致”。而王“不许”，“又告休沐，乃给三月假”。

分析一下王的心理，是非常有趣的。以被贱民们视为“妖”的马骥的容貌，社会等级该在贱民之下。怎么仅仅以煤涂面，便“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了呢？想必在王的眼里，美丑是另有标准的吧？

王是否也牛头马面呢？小说中只字未提。或是。那么在他的王国里，以丑为美，以牛头马面、五官狰狞为极美，自是理所当

然的了。或者竟非牛头马面，甚至不丑。那么可以猜测，在他的国里，美丑标准的颠倒，也许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是对他那一帮个个牛头马面的公卿大臣们的权威妥协也未可知。

但无论怎样的原因，在王的国里，美丑是一种被颠倒的标准；在王的眼里心里，美丑的标准未必不是正常的。他只不过装糊涂罢了。

否则，为什么他那么喜赏骥之歌舞呢？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赞曰：“异哉！声如凤鸣龙啸，从未曾闻”呢？

王的“大悦”，盖因此耳！

结论：美可能在某一地方，某一时期，某一情况下被局部地歪曲，但根本不可能被彻底否定。

如马骥，煤可黑其面，但其歌之美犹可征服王！

结论：美可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之下遭排斥，但它在人心里的尺度根本不可能被彻底颠覆。

如王，上殿可视一帮牛头马面而司空见惯；回宫可听该谗噪耳之音而习以为常，但只要一闻骥的妙曼清唱，神不能不为之爽，心不能不为之畅，感官不能不达到享受的美境。

有人或许还会举到非洲土著部落的人们以对比强烈的色彩涂面为“美”，以圈圈银环箍颈乃至颈长足尺为美，来指证美的客观标准的不可靠，以及美的主观标准的何等易变，何等荒唐，何等匪夷所思……

其实这一直是相当严重的误解。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入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虔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带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炫耀财富

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亘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型，实乃炫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子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睑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但中国历史上女子们的被迫缠足却是应该另当别论的。这的确是与美的话题相关的病态社会现象。严格来说，我觉得，这甚至应该被认为是桩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此事件一经发生，其对中国女子美与不美的恶劣的负面影响，历时五代七八百年之久。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还每每看见过小脚女人。

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家们，社会学家们，民俗学家们，皆以他们的学者身份学者义愤嫉恶如仇地对缠足现象进行过批判。

却很少听到或读到美学家们就此病态社会现象的深刻言论。

而我认为，这的确也是一个美学现象。的确也是一个中国美学史中应该予以评说的既严重又恶劣的事件。此事件所包含的涉及中国人审美意识和态度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比如历史上中国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意识和态度，女人们在这一点上对自身的审美意识和态度，一个缠足的大家闺秀与一个“天足”的农妇在此一点上意识和态度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以及她们的丈夫、父亲们的男人的意识和态度，以及她们的母亲们的意识和态度，以及她们在嫁前互相比“美”莲足时的意识和心态，以及她们在婚后其实并不情愿被丈夫发现毫无“包装”的赤裸的蹄形小脚的畸怪真相的意识和心态，以及她们垂暮老矣之时，因畸足越来越行动不便情况之下的意识和心态……凡此种种，我认为，无不与男人对女人，女人对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心态发生粘连紧密而又杂乱的思想关系，观念关系，畸形的性炫耀与畸形的性窥秘关系……

但是，让我们且打住。这一切我们先都不要去管它。

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思考的问题上——即一双女人的被摧残得筋骨畸形的所谓“莲足”，真的比一双女人的“天足”美吗？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自身对美的感觉不发生错乱，答案显然会是否定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类

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缅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中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黄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而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太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要靠罚款的方式来遏制蔓延了——而得银日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毒螫千年，被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至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貽后世无穷之唾骂。”

这样的布告词，实不可不谓振聋发聩，痛心疾首。然无几个中国男人听得入耳，也无几个中国女人响应号召。爱捧小脚的中国男人依然故我。小脚的中国女人们依然感觉良好，并打定主意要把此种病态的良好感觉“传”给儿女……

中国人倘曾以这样的狂热爱科学，争平等，促民主，那该多好啊！

不是说美的标准肯定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么？

不是说任何民族，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都不可能颠覆它么？

那中国近千年的缠足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这现象始于帝王。皇上的个人喜好，哪怕是嗜痂之癖，一旦由隐私而公开，则似乎便顿时具有了趣味的高贵性，意识的光荣性，等级的权威性。

于是皇亲国戚们纷纷效仿，于是公卿大臣们趋之若鹜，于是巨商富贾紧步后尘——于是在整个权贵阶层蔚然成风……

在古代，权贵阶层的喜好，以及许多侧面的生活方式，一向是由很不怎么高贵的活载体播染向民间，那就是——娼妓。先是名娼美妓才有资格，随即这种资格将被普遍的娼妓所瓜分。无论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规律大抵如此。

娼妓的喜好首先熏醉的必将是一部分被称之为文人的男人。

这也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规律。在古代，全世界的一部分被称

之为文人的男人，往往皆是青楼常客，花街浪子。

于是，由于他们的介入，由于他们也喜好起来，社会陋俗现象，便必然地“文化”化了。

陋俗一旦“文化”化，力量就强大无比了。庶民百姓，或逆反权贵，或抵抗严律，但是在“文化”面前，往往只有举手乖乖投降的份儿。

康熙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鳌拜便是“金莲”崇拜者；乾隆皇帝本身即是；巨商胡雪岩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也是；才子唐伯虎是；作“不缠足文”的袁世凯阳奉阴违，背地里更是……

《西厢记》中赞美“金莲”；《聊斋》中的赞美也不逊色；诗中“莲”、词中“莲”、美文中“莲”，乃至民歌童谣中亦“莲”；唱中“莲”、画中“莲”、书中“莲”、乃至字谜中“莲”、酒令中“莲”……

更有甚者，南方北方，此地彼域，争相举办“赛莲”盛会——有权的以令倡导，有钱的出资赞助，公子王孙前往逐色，达观贵人光临览美，才子“采风”，文人作赋……

连农夫娶妻也要先知道女人脚大脚小，连儿童的憧憬中，也流露出对小脚美女的爱慕，连乡间也流传《十恨大脚歌》，连帝都也时可听到嘲讽“大脚女”的童谣……

在如此强大、如此全方位、“地毯式”的文化进击，文化轰炸，或曰文化“炒作”之下，何人对女性正常的审美意识和心态，又能定力极强，始终不变呢？何人又能自信，非是自己不正常，而是别人都变态了呢？即使被人认为主见甚深的李鸿章，也每因自己的母亲是“天足”老太而讳若隐私，更何况一般小民了……

结论：某一恶劣现象，可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畅行无阻，世代袭传，成为鄙陋遗风，迷乱人们心灵中的审美尺度。但却只能部分扭曲之，而绝对不可能整体地颠覆之。

正如缠足的习俗虽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女人的脚改变为“莲”，却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扭曲任何一个具体女人的身躯，而依然夸张地予以赞美。并且，迷乱人们心灵中的审美尺度的条件，一向总是伴随着王权（或礼教势力，宗法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伴随着颓废文化的推波助澜；伴随着富贵阶层糜烂的趣味；伴随着

普遍民众的愚昧。还要给被扭曲的审美对象以一定的意识损失以补偿——比如相对于女人被摧残的双足而言，鼓励刻意心思，盛饰纤足，一袜一履，穷工极丽。尤以豪门女子、青楼女子、礼教世家女子为甚。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以外“包装”的精致，掩饰畸形的怪异真相。要给被扭曲的审美对象以一定的精神满足，而这一点通常是最善于推波助澜的颓废文化胜任愉快的。

有了以上诸多条件，鄙陋习俗对于人们心灵中审美尺度的扭曲，便往往大功告成。

但，这是一种扭曲，永远只能是部分的侵害。

世间一切美的事物，都具有极易受到侵害的一面。但也同时具有不可能被总体颠覆形象的基本素质。

比如戴安娜，媒介去年将她捧高得如爱心女神，今年又贬她为“不过一个毁誉参半的，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但，却无法使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这一点受到彻底颠覆。

某些事物本身就是美的，那么无论怎样的习俗都不能使它们显得不美。正如无论怎样的习俗，都不能使尖头肿颈者在大多数世人眼里看来是美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景决非某一个世人眼里的美景，通常它必然几乎是一切世人眼里的美景。

丑的也是。

视觉永远是敏感的，真实可靠的，比审美的观点审美的思想更难以欺骗的。

美的不同种类是无穷尽的。

丑的也将继续繁衍丑的现象，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干净。

但我们人类的视觉永远不会将它们混淆。因为它们各有天生不可能被混淆的客观性。

这客观性是我们人类的心灵与造物之间的可能达成的一致性